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船

山

遺

書

讀四書大全說卷四

船山遺書二十

衡陽王夫之撰

論語學而篇

讀論語須是別一法在與學庸孟子不同論語是聖人徹上徹下語須于此看得下學上達同中之別別中之同如學而時習之一章聖人分中亦有此三種時習則自說朋來則自樂不愠則固已君子初學分中亦有此三種但時習卽說但朋來卽樂但不愠則已爲君子又時習朋來而不愠斯說樂而君子則學者內以安其心外以成其身渾然具足而無所歉抑時習而已說朋來而已樂不愠而已

君子則學者可無求說樂於外物而他有待以成其德且  
學者之於學將以求說樂也將以爲君子也乃必於此而  
得之則亦當自勉於習廣益於朋而無以知不知動其心  
固可以開初學入德之門乃言乎說而天理之來復者盡  
矣言乎樂而天理之流行者著矣言乎君子而天德之攸  
凝者至矣則亦可以統作聖之功果其爲學則習自不容  
中止朋自來不知自不愠德卽成於不已然學而不習習  
而不時時習而不能推以及人得朋爲樂而不知則有所  
愠亦學者之通病故必時習而抑有以得夫朋來之樂樂  
在朋來而抑不以不知爲愠乃以有其說樂而德以成則



說樂君子所以著時習朋來不愠之效然非其能說能樂能爲君子要不足以言學則亦以紀學者必至之功夫一只就其所得者約畧著此數語而加之以詠歎使學者一日用力於學早已有逢原之妙終身率循於學而不能盡所得之深此聖人之言所爲與天同覆與地同載上下一致始終合轍非若異端之有權有實懸羊頭賣狗腿也集註兼采眾說不倚一端可謂備矣然亦止於此而已矣他如雙峰所云說之深而後能樂樂之深而後能不愠則時習之說與朋來之樂一似分所得之淺深而外重於中以朋來之樂遣不知之愠尤爲流俗之恆情而非聖人之心

德又小註爲此三段立始中終三時尤爲戲論朋來之後  
豈遂無事於時習安見人不知者非以朋之未來言耶至  
於專挈時習爲主如雲峰之說則直不知樂行憂違成物  
以成己安土而樂天爲聖賢爲己之實功而但以學問思  
辨槩聖學而小之則甚矣其陋也論語一部其本義之無  
窮者固然其不可損而聖意之所不然則又不可附益遠  
異端之竊似去俗情之億中庶幾得之

本文一學字是兼所學之事與爲學之功言包括原盡徹  
乎時習而皆以云學若集註所云旣學而又時時習之一  
學字則但以其初從事於學者而言耳旣字又字皆以貼

本文時字故集註爲無病小註所載朱子語則似學自爲一事習自爲一事便成差錯胡氏之說自剔得集註分明集註云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此豈暫一嘗試於學之謂乎時習兼溫故知新在內非但溫理其舊聞而已學有對問對思對修而言者講習討論是也此學字與大學之道學字同該括廣大故上蔡以坐如尸立如齊言之昨日之坐尸立齊者自昨日事今日之坐立又今日事事無窮道自無窮豈今日之坐立以溫理昨日之如尸如齊者乎馮厚齋專就講習討論上說只作今經生家溫書解此俗學聖學大別白處不容草次知集註旣學

言四書大全卷四  
三  
之學非實詮本文學字則此疑冰釋矣

前後統言孝弟而朱子以前所言孝弟爲資質好底人則又分上一層說得容易下一層說得鄭重是以金仁山有前以質言後以學言之說乃集註直云上文所謂孝弟則又似乎無分是以陳新安有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說以實求之則朱子謂上言資質者本無病而仁山所云下以學言則不成語也此處亦易分曉世豈有孝弟而可謂之學耶學也者後覺效先覺之所爲孝弟卻用此依樣葫蘆不得雖所爲盡道以事親者未嘗無學而但以輔其盡性之功則輔而非主爲孝子悌弟者止勉求遠乎不孝不



弟而非容有效孝效弟之心效則不名爲孝弟矣以孝弟爲學故姚江得譏有子爲支離而有子豈支離者哉集註言爲仁猶言行仁只在用上說故小註有水流三坎之喻言其推行有漸而非學孝學弟以爲學仁民學愛物之本故註又云學者務此但如本文言務而不言學學字與務字義本不同學者收天下之理以益其心務者行己之德以施於天下知此則知爲仁也不犯也不亂也皆以見於天下之作用言而一揆也大抵有子此章言德而不言學故程子曰孝弟順德也不犯不亂德之淺者也爲仁德之大者也孝弟德之本也要以言德而非言學也乃孝弟而

不犯不亂極乎下以淺言之而深者亦在其中不特善事之難能而推夫不犯不亂之至則文王之服事小心周公之赤舄几几亦但以免夫犯亂特就其淺者言之則鄉黨自好者之守法安分亦得與焉此極乎下以通上也孝弟爲爲仁之本極乎上而大言之而小者亦在其中不特孝弟之無異文而卽夫人之恩施姻亞睦輯鄉黨而仁及人不殺一啟蟄不折一方長而仁及物亦莫非仁道之生特就其大者言之則君子之以宏夫愛之理而全夫心之德亦此道焉此極乎上以通下也要則孝弟皆以盡性言而淺者則因其性之所近而得合深者則有以盡夫性而無

所缺耳在夫人固因其質之美而實不無專心竭力之功在君子甚有至德宏道之功而要不可謂之學故支離之病仁山實啟之非有子之過也

鮮矣與未之有也文勢低昂以分輕重耳正不當於此細碎分裂潛室之說殊增葛藤或人若說鮮矣則未以爲絕無一問極不惺忪總緣他泥著下章註專言鮮一專字且如知德者鮮矣千里一聖猶比肩也使當世而有一二知德者焉詎致勞聖人之歎潛室不與直截決去其疑乃爲縱是有之之說則愈入棘叢且卽使謂鮮非絕無亦以人而言猶云天下之能孝能弟者而好犯上千百人之中不

過一二人而已豈謂此一人者少作犯上之事哉犯上之事止一已足況本文不但云犯上而必云好好則不厭頻爲偶一過誤爲之不可謂好中心之好惡甯可較量多少下章鮮矣仁語意亦如此言凡天下之巧言令色者鮮矣其能仁也方於矣字文理無礙知此則知程子非仁之說甚合本旨不然夫人心德之仁必無不仁而後可爲仁故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豈可以多少論哉

集註必其務學之至六字是朱子活看末二語處極駭俗目玩小註所引朱子之言則似朱子初年亦將未學當真煞說逮其論定而筆於集註添一或字與吾字作對意謂



人或疑其未學而我則信其已學使未學也則亦安能爾哉所以兼采游吳二說以存疑而所云苟非生質之美者則除下聖人生知安行一例以爲言亦理有固然而非故作兩頭馬之詞也蓋本文之旨原以考學之成而非泛論人品使其抑學揚行則當云雖其未學亦與學者均矣子夏到底重學以破一切高遠之說謂此親賢盡倫之事人有妄謂其無假於學者而我必謂非務學之至者不足與此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聖賢哉上四段原是據現成人品說非就用力敦行者說則亦憑空立此一規格以驗學之所至耳吾必謂之學矣六字是聖學異端一大界限

破盡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一流邪說於此見子夏篤信聖人處知此而後知集註之精

雙峰云有子論仁論禮只說得下面一截東陽云有子是說用禮只此二語見得此章在集註自從本源上別起一番議論非正釋也所以然者以有子說禮之用和爲貴言爲貴則非以其體言而亦不卽以用言也用只當行字說故可云貴若和竟是用則不須揀出說貴矣用者用之於天下也故曰先王之道曰小大繇之全在以禮施之於人而人用之上立論此用字不與體字對貴者卽所謂道之美而大小之所其繇也和者以和順於人心之謂也用之

中有和而非用禮者也有子蓋曰禮之行於天下而使  
人繇之以應夫事者唯和順於夫人之心而無所矯強之  
爲貴唯其然斯先王之以禮爲小大共繇之道者以純粹  
而無滯也集註以從容不迫釋和之義則是謂人之用禮  
必須自然嫻適而後爲貴使然將困勉以下者終無當於  
禮而天下之不能繇禮者多且先王之道亦但著爲禮而  
已未嘗有所謂和也從容不迫者行禮者之自爲之也必  
從容不迫而後可爲貴則先王之道非美待人之和而後  
美矣且所云和者有以德言則中庸發皆中節之和是也  
此則爲禮之本而非禮之用繇其有和可使喜怒哀樂之

中節則禮於是起焉和性情之德也禮天下之達道也唯和乃中節而禮以達斯和體而禮用不得云禮之用和爲貴矣若云繇吾性之德有禮仁義禮智性之四德而情之德乃有和則中庸之所謂和者又情之根夫仁義禮智具足之性以生而不專倚於禮且在性之所謂仁義禮智者有其本而已繼乎天之元亨利貞而得名者也在率性之前而不在修道之後今日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繇之則固指教而言矣如之何紘紛膠轄而以此和爲性情之德耶夫性情之德則盡人有之而君子致之者其功在省察存養而乃以經緯乎天地是所貴在戒懼慎獨而不在和又何以云



禮之用和爲貴哉況乎中庸之言和者又非從容不迫之謂乃情之不戾於節者也故彼之言和乃以贊夫人情中固有之德而亦以贊君子省察極致動必中禮之德故曰謂之而非有所致力之詞以與敬相爲對者也未發謂中已發謂和可云敬以致中者以靜存之功主敬爲本則亦當云誠以致和以動察之功存誠爲要今此以敬和相對而言其可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敬乎禮之爲節具足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而發皆中節則情以率夫性者也敬者人事也和者天德也繇人事以達天德則敬以爲禮之本而因以得和和者德之情也樂者情之用也推德以起